

重新考察现代中国的文学发生，尤其是在误读欧洲文学基础上的现代创作和纠缠纷繁的文人状况，以及对古典中国的偏激态度，放弃深刻的历史误会，已经成为当下的学术共识。确乎应该求真务实地分析现代中国文学的现象，以鉴照21世纪中国文学之路。



现代中国的 法国文学接受

——革新的时代 人 期刊 出版社

彭建华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现代中国的法国文学接受

——革新的时代 人 期刊 出版社

ISBN 978-7-5068-1680-9



9 787506 816809 >

定价：48.00 元

现代中国的 法国文学接受

——革新的时代 人 期刊 出版社

彭建华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现代中国的法国文学接受: 革新的时代·人·期刊·
出版社 / 彭建华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 - 7 - 5068 - 1680 - 9

I. 现… II. 彭… III. 文学研究—法国 IV. I5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4490 号

责任编辑 / 毕 磊

责任印制 / 熊 力 武雅彬

装帧设计 / 柏文时代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1259192 (总编室)

(010) 51259186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世纪千禧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24.75

字 数 / 686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说 明

(一) 汉语翻译的人名，一般按照原初出现在书刊上的写法写出，不作一致处理。从英语、日语、俄语转译的法国作家和作品名称，明显可考者，不一一注出，凡错误，只注出相关法语拼读。本文最大可能地附录法语人名、书名、期刊名称以及术语，对原初出现在汉语期刊上的法语拼写错误，直接作出订正，不另加说明。

(二) 法国文学的早期译介者多用化名，或者与通行书写不同，一般按照原初出现在书刊上的写法写出，不作一致处理，如署名“半依”，则写作（刘）半依（刘半农）。

(三) 法国文学的翻译批评，和法国文学思潮/流派，另有专文论述和文献编年，本书的相关论述不再重复指出。

(四) 本文不是时下的比较研究，不求原创想象力的比较结论，惟关注现代时期法国文学的翻译批评事实本身，阐释现代时期的文学现象，算是现代中国的文学资料整理，或者文学的历史研究。因为分析对象是1870~1950年间中国的文学现象，与当下在时间、空间上都有很大的距离，论文将严格区别文学学科与道德、法律的分界。

(五) 国内学界在相关论题的研究上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对于文学史材料和文学性知识错误太多的论述，原则上不加引用，不另指出错误所在，特此说明。

(六) 本文主要采用实证分析文学文本和互文文献细读的方法，特别注意借鉴国内现当代学习过法语的学者所作出的研究成果。

(七) 本文转录了一些现代时期的文学目录文献，部分书刊未能一一查对，尤其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书刊，偶有错误，特此致歉。

(八) 由于论文篇幅限制，一些文学现象未能展开论述，一些论题没有作出基本的论述，如无政府主义、印象主义、心理主义、新浪漫主义、纯诗、静默剧等等。特此致歉。

(九) 由于当下学界的外语水平普遍提高，文中引据了部分简易的英法文献，不再作出汉语翻译，特此说明。

(十) 当下文学学科的论著中，一般观点，尤其是哲学化的观点，多于事实的现象是显著的，本文着力追求资料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只提出所能把握的资料简明的结论，特此说明。

(十一) 由于普遍的力量，本文对以上各项先后作出了较大的更改，而且附录的“作家作品法汉对照表”，因为篇幅暂被取消。但论文直接分析现代文学的（主体）现象是一贯的，特此说明。

前言

对于文学的现代中国，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是显然的^[1]。重新考察现代中国的文学发生，尤其是在误读欧洲文学基础上的现代创作，和纠缠纷繁的文人状况，以及对古典中国的偏激态度，放弃深刻的历史误会，已经成为当下的学术共识。确乎应该求真务实地实证地分析现代中国文学的现象，以鉴照 21 世纪中国文学之路。考察现代时期（1870~1950 年）法国文学与革新的时代、人、期刊和出版社的关系是有意义的，也是繁重的。本文是译介法国文学的现代作家（主体）研究，集中考察现代中国学习过法语的作家对法国文学的翻译、批评，尤其是在翻译批评基础上的创作及其社会生态的状况。

回顾现代中国的频繁剧变，许多社会政治的事件深刻影响了现代文学的发生^[2]。社会的剧变严重影响了现代文学创作主体的生存状态，直接决定了现代文学的主题题材。换言之，社会剧变并没有容许现代文学在文学学科的道路上稳定地发展，相反，它动摇了现代中国文学学科的建设基础，使文学学科转向民生多艰的现代社会，成为现代社会的宣传者和鼓动者。

另一方面，现代文学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这是现代时期最普遍的态度，现代中国的眼光主要集中在 19 世纪。胡逾之《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写道：“19 世纪是科学万能时代。文化上各方面——政治，哲学，艺术等等——受了科学的影响，多少带些物质的现实的倾向；在文学上这种影响更大；写实文学的勃兴，就为这缘故。在过去五六十年中，文学上的写实主义，和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哲学上的唯物主义，都具有支配文化的力量。虽然到了现在，欧洲非物质主义的文学，一日盛似一日，写实的文艺思潮，已渐渐衰退了；但我们却不能因此看轻他；在文艺进化史上，写实主义毕竟有重大的意义，绝不是一件自生自灭的事情。我们现在科学思想已渐渐萌芽，将来的文艺思想，也必得经过写实主义的时期，才可望正规的发展；只可惜西洋的一切精神产物——不单是文艺——初次输入我国，往往变成似是而非的东西；在真正的写实文学还未输入之先，冒牌的写实文学——像黑幕小说之类——却早已发现了。”^[3]显然，胡逾之说出了现代中国向外国学习最严重的后果，“西洋的一切精神产物——不单是文艺——初次输入我国，往往变成似是而非的东西”。现代中国容易倾向于概念批评和自以为是，甚至包含一些天生的排外情绪，因此接近西洋知识的真实是十分困难的，这窒息了现代文明建设，现代文学建设的最可贵的创造精神，因为创造是基于深刻的知识和学力。

（一）最初的中法文化交流，法国汉学的意义

法国与中国的交往和文化交流可以上溯到明神宗后期金尼阁等来华的耶稣会士，17 世纪 80 年代清康熙年间（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出现比较发达的中法文化交流^[4]。因为礼仪和信仰的争论，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最终禁止在中国的传教，限制欧洲商人的活动，在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几乎停止活动，由博学的耶稣

会士展开的中法交流暂时中断。

欧洲汉学 (sinology) 发轫于 16 世纪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介绍。19 世纪初, 法国汉学兴起, 法国汉学家开拓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以及古典科技的调查研究^[5]。法国汉学的意义在于, 19 世纪中国留法学生普遍接受了法国汉学对现代中国的改造观念, 如陈季同、马建忠都接受了法国汉学的启发。

(二) 现代中国的欧化及其意义

1840 年的鸦片战争结束后, 清王朝屈辱地出让了一些主权, (1814 年耶稣会被允许重新恢复) 法国的耶稣会士再次来到中国。1842 年 7 月, 南格禄 (Fr. Claude Gotteland, 1803 ~ 1856)、李秀芳 (Benjamin Brueyre) 与艾方济 (Francois Esteve) 在上海徐家汇建立传教中心, 并创办教会学校, 逐渐建立了上海的法国租界雏形, 中法文化交流以一种不光荣的方式重新开始。另一方面, 作为欧洲殖民主义运动的受害者, 中国被动地参与到世界的重大事件和重大变革中, 包括 1915 ~ 1921 年大规模的留法勤工俭学。王韬的《法国志略》, 康有为的《法国革命记》和《法国变政记》, 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最初形成了现代中国的法国形象, 这也构成了前现代文学的景观。

1870 年代开始了现代留学教育, 萌芽了现代中国第一波欧化的文人力量。1898 年晚清的维新运动开启了自由言论, 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 (福柯意义上的意识形态) 变革逐渐展开。这与其说是帝国主义发起的文化侵略, 还不如说是传统中国的文人政治已经到了垂亡之际, 科举制度下的文人走向灭亡, 腐朽的气息充满了整个社会。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变革是接受了欧化教育的现代中国文人自动发起的、救亡图治的文化转变, 即现代文明建设运动。欧洲的意识形态开始在中国蔓延。

在这场发端于 1840 年的全面社会危机中, 传统中国深深地陷入被质疑的审问中, 文学的中国同样被普遍怀疑, 直至颠覆重建, 文学的现代转型就是在这场传统中国的普遍危机中发生的, 梁启超鼓吹的政治小说浓重地染上了危机意识的色彩, 但却是积极的。不恰当地移植欧洲文化的观念在现代变得流行起来, 所谓现代中国的文学革命、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 甚至现代中国的现代主义运动, 开始出现在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

文学的现代中国由许多现代作家必然或者偶然的创作形成。对现代文学的创作分析需要集中到作家主体性上, 包括非常复杂的现代意识形态现象。作家的学习行为是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因为很多情形是, 作家是在学习时开始模仿创作的, 从模仿走向创新的, 而现代中国对法国文学的模仿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重新评价文学学习在创作中的地位。法国文学在各个层面上的发现与实践是卓有成就的, 法国文学的启发是无可争辩的。换言之, 对现代法国文学的翻译批评研究, 事实上促进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建设, 也有利于当下中国文学的建设, 这在根本上是追随人道主义的方向, 是当下对人的自由的高扬。

晚清的汉语文言时期已经出现了欧洲语言的影响, 即欧化的文言文, 而白话文接受了欧洲语言的影响, 即所谓的欧化, 现代中国文学接受了欧洲文学的启发和影响, 这是不争的事实, 且不必追溯到利玛窦时代的拉丁化。

晚清教育制度变革以来, 逐渐确立的文学学科的批评, 解放了文学沉重的“载道”

要求，也解放了文学矫揉的高雅和伪善的气息。现代文学成为语言的试验场，同时，文学更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锻炼，文学是审美的教育，文学的翻译批评成为一场意识形态的自由活动。晚清民国初期，一方面，现代文学依然被委以重任，即为人生，批评人生；解放被拘束的人，发挥个人主义，应该说，现代文学向人的回归，揭示了人道主义更丰富的方面，确立了一个新的行为哲学和一个新的行为方式，终结了古典传统的没落和名士风尚的腐朽。

关注现代中国文学的结构性、富有建设性的知识成分是必要的，即关注塑造半殖民半封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因素是必要的：欧洲方式的教育，中国方式的功利，盲目的自信，新旧的调和以及种种妥协，某些自以为是的倒退，现代文学的偏畸：鲁迅以及别的作家受到来自多个对立阵营的指责，文学中流行着原自自身的宗派主义、地方主义、混乱原则、反文学思潮等等。钱穆《国学概论》第十章“最近期之学术思想”写道：

新文化运动，唱自胡适之、陈独秀，以文学革命为旗帜，以社会道德思想一般之改进为目的，以西洋之科学与民治为趋向标准，以实验主义的态度，为下手之方法。至于民八“五四”之学生运动，而新文化运动之趋势遂达于最高潮。自此以下，一般青年之误解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而转趋于堕落放纵的生活者，既日繁有徒，而新文化运动之自身，亦自改进社会文化思想道德方面，仍转入于政治之途。于是青年之激进者，相率加入政治革命上实际之活动，而流于过激。……又当新文化运动进行方锐之际，对于本国旧有文化思想道德，每不免为颇当之抨击，笃旧者以不能无反感。欧战以后，彼中之自讼其短者，时亦称道东方以寄慨。由是而东、西文化之争论遂起。其最先发为有力的议论者，为梁启超之《欧游心影录》，次之有梁漱溟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皆于新文化运动有补偏救弊之意。然于西方化之科学、民治，则根本皆无所反对。其所谓东西文化者，亦不能有严正之区分。盖其言论之影响于时代思潮之进程者，舍为新文化运动补偏救弊之外，亦不能有若何积极的强有力之意味。同时稍后有《学衡杂志》，为美国“人文主义”之介绍。有张君劢、丁文江等为科学与人生观之论战，虽各引依西说，仍不脱以前东西文化争论之意义，特为其余波澜而已。^[6]

工业主义、后工业主义、世界的地球村，都严肃地要求中国有很高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文学是人道主义最重要的领域，文学也是一个重要的锻炼场。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对于学习能力和创造力是压抑的，除科学和工业的不利，文学并没有表现出被激励的创造活动，新的保守倾向往往证明现代文学学习能力之缺乏，各种势力的倾轧几乎窒息了创造力，可以说，现代文学就是在繁多的危机中前进的，它深深地染上了这些危机的色彩。

（三）现代中国文学的整体观念

现代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观念是多义的，尤其是置于“新文学史”的视角下，人们往往把文学的事实纳入到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方法的模式之中，注入不同的情感色彩和个性的特征。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把一场巨大的中国文学转型运动的发端（1870年代）作为现代的起点，自觉的外语（法语）教育和官方的留法运动开始兴起，而转型运动的方兴时期是1898～1919年间，此后白话文和白话文学迅速支配了漫长的20世纪。

晚清戊戌年的维新，辛丑年后的新政，尤其是1905年废除科举，中国的改造运动推进了与海外的交流，民国的建立最终促进了现代社会的根本性的转型。法国文化是另一个文明的成分，提供了现代中国文明建设的范例。1930~1937年是法国文化/文学接受高峰时期。共和国时期对现代文学的改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胜利标志着一个新的划时代的开端，可以说，现代文学的结束是在1949~1954年间。应该指出，文学的时代与国家体制的变革并不完全一致。

（四）研究课题

本文考察法国文学的翻译评介与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之关系，即译介法国文学的作家（主体）研究，考察现代中国学习过法语的作家对法国文学的翻译、批评、传播，尤其是在翻译批评基础上的创作。因为，学习过法语的现代作家是接受法国文学最大可能的作家，对他们的分析有利于揭示（1）现代中国怎样接受法国文学，（2）接受法国文学的活跃的主体是谁，（3）接受了法国文学的什么，（4）法国文学怎样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即现代中国文学的系谱学之考察。这会引起许多文学材料的两难选择，会引起很多名词的争论。20世纪中国在名词争论上浪费了太多智慧和精力，这也需要面对一些人事的压迫。

本文并不是博学的考察，也不是时下的比较研究，惟关注现代时期法国文学的翻译批评事实本身，阐释现代中国的文学创作现象，算是现代中国的文学资料整理。暂且不谈并不乐观的法国文学研究状况，中法文学关系比较研究的进展和存在问题，只是为了明哲的含蓄。本文着力追求文学资料的完整性和可靠性，竭力去客观地作出现象分析，并提出建立在所把握的最大程度资料基础上归纳出来的简明结论，不求想象力的哲学化论点，和哲学化的文本组织。

现代中国的法国文学翻译批评资料整理，尤其是现代文学的创作之法国文学翻译批评的资料整理相当贫乏，知识亦不可靠，因为整理工作是十分艰难的苦事。应该说，本文所进行的整个现代文学的法国文学翻译批评资料整理工作是在学界分散研究基础上进行的，笔者竭力分析法国文学的翻译评介与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关系，发现这些文学现象的意义，尤其是在人的自由立场上的价值。

本文的研究，（1）从现代作家个人的教育（包括留学）和法语学习出发，（2）考察其模仿性的创作到独立的原创之路，（3）变革的时代因素在作家身上的影响，（4）作家与期刊、出版社、文学团体、派别党派等的依赖关系，论述期刊出版社与法国文学翻译批评的关系，并以《现代》月刊为例详加考察，以及（5）作家的个人主义倾向，个人习气（如名士作风等），（6）从文学生态学的视角揭示现代作家的生态世界，也就是文学的外部分析。文学更为直接地表现为文本形式与内容，所以，（7）本文运用实证分析（实证主义的理性）的方法发现现代文学与法国文学的纷繁复杂关系，（8）主要依据作者的阅读和作品的事实相似，（9）揭示现代文学模仿创作与自由的启发，也包括对法国文化和法国文学的误读，即文学的内部分析。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的考察强调了作者的学习本身，放弃了“文章本天成”、“天才”的神秘观念或者英雄崇拜，强调了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尤其是模仿学习的重要意义。应该说，从现实和作家的个体创作活动上看，现代文学并没有

表现出唯物论的规律，如进化律，并搁置了辩证法。这些丰富的文学创作个体负载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态世界的痕迹，模糊地或者清晰地映照着属于他们的已经逝去的时代。

第一、二章从历时的层面考察现代文学（新文学运动之前，五四时期，三十年代前期，民族战争时期，四十年代后期）的发展。第三章是1919~1949年作家接受与创作的分析研究（因篇幅所限，本书未收），其目录如下：

第一节 李金发的法语文学翻译与创作

- 一 那眼睛以套语把你定型
- 二 1922年以前的诗歌语言
- 三 魏尔伦：我讨厌半谐音的韵律……
- 四 波德莱尔：你来自深远的天空……
- 五 象征主义，不！现实主义？

第二节 梁宗岱、卞之琳的法语文学翻译与创作

- 一 法国文学的图景及其他
- 二 瓦莱里被作为现代诗歌的圣典形象
- 三 蒙田散文的翻译与批评
- 四 陶渊明诗选的法语翻译，及其他
- 五 卞之琳的法语文学翻译与创作

第三节 戴望舒、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的法语文学翻译与创作

- 一 戴望舒与外国文学
- 二 法国象征主义文学的发现
- 三 从立体-未来主义到超现实主义、现代作家
- 四 从《屋卡珊和尼各莱特》到萨特
- 五 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的法语文学翻译与创作

第四节 李健吾、袁昌英的法语文学翻译与创作

- 一 法国文学翻译的成就
- 二 文学的理论与散文创作
- 三 翻译文学在戏剧、小说、散文创作中的影响
- 四 袁昌英的法语文学翻译与创作

第五节 李劫人、巴金的法语文学翻译与创作

- 一 李劫人法国自然主义批评
- 二 李劫人法国文学翻译的成就
- 三 翻译文学在李劫人小说创作中的影响
- 四 巴金的法语文学翻译与创作

第四章（本书为第三章）从文学类型（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的观念出发，考察法国文学翻译批评与现代文学的建设。第五章考察流布现代中国的法国文学思潮，如启蒙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立体-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关于散文诗、佳构剧源流、法国的颓废主义和唯美主义等。

关于研究方法。运用怎样的方法来阐释现代文学的现象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文学

的进化也许是强大的历史观，然而，在精神现象方面，其进化更多时候是值得质疑的，文学的个体创造力和个体的想象力，以及文学的种种创作事实，往往会粉碎进化的图式，表现出显著的偶然品质，李劫人在他的小说中令人信服地表现了另一种偶然，这包含了深刻的对现代中国的忧郁。事实上，材料的人为的破碎、歪曲，表面化的哲学在根本上是随意的，整个对象如此沦为一些观念的抽象或者伪装的图像，文学现象的考察是不存在的。可以说，在确实的现代时间的发生进程中，他们是一些丰富而痛苦的个体生命的现象，他们要求用有限的实在的时间之态度来分析，他们是属于有限的实在的时间，在根本上拒绝无限的未来的时间的压迫，生命也许是不能承受的轻的实在。

本文采取以现实的时间态度来考察文学的现代中国，也就是说，用系谱学（*généalogie*）的方法分析现代文学的创作，解释现代知识分子在学习中模仿法国文学而来的创造性写作，以模仿法国文学的创作来建设现代中国的文明。在福柯的意义上，现代中国发生了深刻的意识形态的转型。暂时中止辩证法是有益的，人们可以追问现代中国的文学所受制的地理因素、人际因素、学习的历史成分、传统的力量、建设性的创造力、现代文人的生态、和社会的压迫力量。

关于系谱学。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福柯（Michel Foucault）对系谱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尼采的《道德谱系学》之序言是一个最重要的文本，*Ursprung*（起源）一词可以与其他术语例如 *Entstehung*（出现）、*Herkunft*（出身）、*Abkunft*（来源）、*Geburt*（诞生）替换使用，但特别强调了 *Ursprung*（起源）一词的独立意义。尼采之后，福柯普遍运用了系谱学的分析^[7]。系谱学的分析有利于揭示：现代文学只是在现代中国的严重危机下出现的，它被强加了殖民主义（欧化）的色彩。现代中国，为了保国保种保教，或者建设新的文明，寻求文学启蒙和建设的力量，并且为了摆脱传统的拘束，一些激进分子最后选择了否定传统，割裂传统，其中法国文明和法国文学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典范。可以说，现代文学尴尬地游离在古典中国和欧洲文明的狭窄接触面上，现代中国对古典中国和欧洲文明有着沉重的隔膜，各个派别的争论加剧了现代文学的内在分歧。

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的创作主体频繁面临着社会—精神生态的变更，文学的创作在动摇中坚持着生态的内部调节，然而，别的力量在根本上破坏了现代文学的自由主义。应该避免各种派别的偏见，文学的生态学（*L'écologie*）可以更好地揭示现代中国文学的创作活动以及作家之间尖锐而纠结的生存关系。

关于生态学。生态学或者个体生态学是从 19 世纪生物学发展而来的一个科学分支，海克尔（E. Haeckel）之后，生态学的方法被广泛运用到人文科学，而丹思里（Arthur Tansley）的生态系统观念普遍流行，于是生态学成为主要的知识学科和工具，它将人类社会的结构与组织同其环境的相互作用联系起来^[8]。生态学的分析有利于揭示：现代中国的作家之生态世界，文学创作烙印着这些不同的生态痕迹：现代中国承受着外国的殖民压迫，甚至日本的侵略战争，持续不断的武人之混战与灾难，现代文明建设运动中出现的全盘欧化与民粹主义、保守主义与极端主义，纠结的派别党派纷争，这些构成了现代文学的题材，作家与文学团体、期刊、出版社复杂而矛盾的关系，决定了现代文学的形式。一些作家表现出根深蒂固的文人习气，以及文学的自由主义，影响了现代文学存

在的方式。另一方面，属于作家个人的生存环境有巨大的差异，作家叙述在个人世界中流动的事件印象、情绪和思考，如民族战争时期有抗战文学（包括延安的无产阶级文学），也有周佛海、周作人、潘序祖、黄仲苏的汉奸文学，有在日本占领区的国共地下战士的创作，也有日本占领区的通俗文学，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创作，林语堂的英语创作等，然而，这些文学现象是密切关联的，包括作家个人的恩怨、文艺方法的异同，甚至对立，它们是相互依赖的生态链接，这是一个丰富的文学作家的生态景象。从文学学科的角度看，现代文学史应该放弃长久的历史误会，这也是文学的社会学或者人类学所关切的现象。

应该承认，有一种系统论的或者结构主义的现代文学知识，有一种结构主义的现代文学现象，如果运用福柯意义上的知识考古态度，分析关于现代文学的知识，最大限度地尊重文学事实，分析现代中国的文学现象，可以出现惊恐的发现，事实上，求证与分析是文学史写作的一贯的事业。

然而分析的行为却指向别的极端。1924年，成仿吾在《批评与批评家》一文中指出：“假装批评的形式捧自己的朋党，已成公然的秘密。有种杂志很老实地自认：‘我们的批评成了宣传的工具，——朋友赞美朋友。’有人说现在的批评界并且把批评当作了攻击敌人的工具。这些都是不忠于文艺，混淆黑白的行为，是关心文艺上的正义的人所应当痛恶而加以评击的。”^[9]1934年，穆木天在《绝对与拟古》一文中指出：“在现代中国的文艺批评的领域中，是根深蒂固地有着两种势力。一种是绝对主义。一种是拟古主义……这种绝对主义的批评家，是政治至上主义者。他们所要的，第一，是手段，第二，是公式，事实是最后，他们有他们的图腾和太步。什么人不许批评，什么人必须捧，这是他们批评的出发点。民间的生活，更是不了解的。所以常常是不顾事实的。”^[10]施蛰存《〈现代〉杂忆》写道：“按照过去情况，英美作家来上海，总是由英租界当局邀请一些英租界的上海名人设宴招待。法、比作家来上海，就由法租界当局邀请法租界的上海名人设宴招待。这些租界名人当然都是高等华人。”^[11]在这种批评的极端中包含着一个永久的行为逻辑，或者一种哲学。

（五）法国文学翻译批评的评述

百余年来，国内学界对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当下，学界对中国现代（1870~1950年）文学的分析，有待进一步考察法国文学对现代中国的影响。现代文学的先驱，陈季同的新锐，梁启超的维新，严复的欧化，曾仲鸣、廖旭人、马建忠、苏曼殊、伍光建、王寿昌、王庆通、王庆骥、包天笑、周瘦鹃等等的法国文学翻译和介绍，是值得关注的显著事实。《新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时报》、《小说月刊》、《小说世界》、《庸言》报、《中华小说界》、《礼拜六》、《旅欧杂志》、《少年中国》、《小说月报》、《真美善》、《文艺杂志》、《译文杂志》等期刊是法国文学翻译/批评的主要阵线。作为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发源地，法国以其资产阶级大革命在欧洲各国和晚清中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启蒙运动和自由平等的共和国观念、社会主义思潮以及无政府主义都流传十分普遍。

晚清的法国文学翻译序言，介绍/评论可以算是早期优秀的研究成果。陈季同、廖旭人、王寿昌、王庆通、王庆骥、朱树人、包天笑、徐卓呆、周瘦鹃、周桂笙等的法国

文学翻译的序言，由于序言文体的需要，主要局限于对某个作家和被翻译作品的分析评介上面，译者往往采纳了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有自己的见解，所以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如马建忠翻译《侠隐记》、《续侠隐记》的序言中有相对详细的作者介绍和作品赏析。

1912~1919年间，已经出现了第一波法国文学的翻译浪潮，大致包含了法国文学史上的名家名著，基本上奠定了现代法国文学翻译批评的格局，并表现出鲜明的文学自由主义而法国文学批评最活跃的是在1920~1937年，其初，《少年中国》刊载了一些法国文学的论文，这是现代中国最早的文学学科的论文，此后，法国文学的批评绝大部分还是创作性的散文，比如梁宗岱对瓦雷里的翻译，梁宗岱《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中有关瓦雷里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的批评，实际上是在长期研究瓦雷里的基础上进行的。从革新的《小说月报》到《译文》杂志，法国文学的翻译批评逐渐走向繁荣，同时期在现代期刊中有着为数不少的翻过作家的评介和信息，比如1933年《文学》杂志刊出了梁宗岱《蒙田四百周年生辰纪年》，其后《读书月刊》第一卷有《莽太因荣誉》，《新月》杂志第二卷刊出梁遇春的《蒙旦的旅行日记》的批评散文。综观种种译介批评，中国现代（1870~1950）由于翻译者，同时也是评论者和创作者，翻译/批评紧密地同新文学创作连接在一起，翻译/批评直接促进了作者的创作创新，虽然有一定数量的翻译是从英语或者日语译本转译而出的。另一方面，自觉的中法文学比较是此时的显著特征，纷纭的观点在事实上形成百家争鸣的壮观。

新中国的建立使外国文学的翻译批评最根本性地转向前苏联文学，新中国初期对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原则和方法，对法国文学的批评是活跃的，许多批评家和学者写作过立场鲜明的论文，法国作家往往由于消极、颓废、资产阶级人性等遭受严正的批评。比如1953年，郭沫若、郑振铎、李又然、刘绶松、严大椿等十余位批评家发表了对拉伯雷的评论文章，《译文》杂志发表了阿尼西莫夫《拉伯雷论》一文的译文。吴达元（1905~1976，1930年赴法国留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34年夏回国）对莫里哀作品的选编和评论明显接受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观点。这段时期有60余篇对雨果的批评文章，包括茅盾、郭沫若等理论家的论文，基本上肯定了雨果的伟大成就，前苏联学界的学术主张得到热烈响应。普什科夫、维尼纳布依苏努斯对乔治·桑的批评观点一度盛行于中国学界。1958~1961年对司汤达的学术讨论和批评，众多非法语学者和职业批评家发表了相当尖锐的批评观点，司汤达的文学艺术不再影响到创作的作家。程抱一、李健吾、傅雷、闻家驊是这时期重要的法国文学作品翻译家，而李健吾、罗大冈（1909~1998，1933年公费赴法国留学，1939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46年底回国）等的批评是相对学术化的研究论文。综观职业批评的成果，表现出批评的独立和权力，批评成为写作的指导和尺度，而这个时期的作者显然有强烈的理论觉悟。总之，整个批评界表现了整一的力量。可以说，从一种方法或者理论出发，对汉译的法国文学进行批评研究是共和国以来最主要的成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批评研究。

新时期以来，在克服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后，一些法语学者积极翻译介绍法国文学，柳鸣九、郑克鲁、吴岳添、郭宏安、程增厚、艾珉、黄晋凯、王文融、孟华、车瑾山、朱静、江伙生等学者对法国文学批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在比较研究方面，

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金丝燕博士《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是至今最丰富最全面的法国象征主义研究成果之一。该书直接介绍了法国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关于象征主义的研究成果，可以纠正当下学界关于象征主义的种种错误知识。1995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钱林森先生和他的研究生共同写作的《法国作家与中国》的立足点是法国作家的汉语翻译和中国批评，所选取的大多是法国名家，几乎没有关注到中国作家的接受和创作事实。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孟华《他者的镜像——中国与法兰西》是从比较文学的形象学，即比较文化的视角出发，考察中国文化在法国的译介传播，孟华的优越法语知识，显然胜任这份研究工作，而李华川博士《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则展开了一个历史的文化研究的视野，其着眼点在于文化的交流和文学的传播。刘波博士深入研究了波德莱尔的几个重要方面，应是当下波德莱尔研究中最重要贡献之一。

新时期以来，对法国文学的研究，在方法和文学理论方面展示出多样化，学界尝试把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格局中来分析/阐释，关注法国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社团，文学的思潮流派，文学界的性别，文学界的文化地理，报刊的媒介功能，文学的党派和党性，文学的人民性和民族性，文学文体与形式，文学中的文化研究，文学与文学性等方面的关系。孙玉石较早恢复象征主义研究，他揭开了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重幕，王锦厚著有《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其比较文学的研究有丰富厚实的材料，范伯群、朱栋霖主编《1898~1949 中外文学比较史》、《1949~2000 中外文学比较史》，朱栋霖的比较文学研究，更多表现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熟练知识，以新的文学史观、文学观阐释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外文学关系。李岫著有《20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李岫以其广博的中国现代文学知识赢得了学界的肯定性评价，然而他们对法国文学有待更深入了解。新时期对法国文学的批评大多来自职业批评家。对法语，对法国文学知识有一定了解的作家并不多，积极追随法国文学的创作者也很少。

注 释

[1] 现代文学深刻影响着 21 世纪中国的文学, 一些因素并不利于当下客观的研究。1995 年张爱玲去世, 1996 年艾青、曹禺去世, 1998 年钱锺书去世, 1999 年冰心、苏雪林去世, 2000 年卞之琳去世, 2003 年施蛰存去世, 2005 年巴金去世, 文学的现代中国已经远去了。

[2] 这些事件包括: (1) 洋务运动, 最初发生了重视西学的势力, 培养了最初的追求西学的现代文人, 有计划的留学运动开始, (2) 甲午战败, 可以说, 甲午战败是在深层动摇中国文人信仰的事变, 新的文人阶层迅速崛起, 并占领舆论的言论领域, 促动了张之洞等高阶文人发起留学日本的官方的、民间的运动, (3) 戊戌维新, 现代期刊因此得到发展的自由空间, (4) 庚子事件和庚子赔款以及其后的庚子退款, 庚子退款是现代中国大规模留学欧美的重要经费来源之一, 中法大学及其留法运动即是庚子退款推动的, (5) 辛亥革命, (6) 帝制复辟, (7) 五四运动、五卅运动, (8) 北伐战争, (9) 南京政权和新生活运动, (10) 民族战争, (11) 共产主义运动等等。

[3] 1920 年 1 月《东方杂志》十七卷 1 号, 另见贾植芳、陈思和《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277 ~ 286 页

[4] 法国寻求与中国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圣路易时代的 (Le roi Louis IX, dit Saint-Louis, 1214 ~ 1270) 柏朗嘉宾 (Jean de Plan Carpin, Giovanni dal Piano dei Carpini, ou Plano Carpini, 1200 ~ 1252)。柏朗嘉宾出使蒙古, 写下了《蒙古史》(Histoire des Mongols), 和鲁布鲁克 (Guillaume de Rubrouck, 1220 ~ 1293) 出使蒙古, 写下《蒙古纪行》(Voyage dans l'empire mongol), 但这只能提供一份历史学的好奇。1611 年耶稣会士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 1577 ~ 1629) 来到中国, 1613 年受命返回欧洲, 成功地宣传了中国文化, 而 1618 年金尼阁与 16 名新的耶稣会士 (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傅汎际等) 来到中国, 并带来欧洲大陆出版的图书 7000 余部 (包括一些法语书籍) 和一些实用仪器, 还拟定翻译这些书籍。真正完成中法交流的事件是, 1687 年路易十四 (Louis XIV Le Grand, dit le Roi Soleil, 1638 ~ 1715) 派出战船安菲特里特号载着白晋 (Joachim Bouvet, 1656 ~ 1730) 和“皇室数学家”洪若翰 (Jean de Fontaney, 1643 ~ 1710)、张诚 (Jean Francois Gerbillon, 1654 ~ 1707)、李明 (Louis-Daniel Le Comte, 1655 ~ 1728)、刘应 (Claude de Visdelou, 1656 ~ 1737)、马若瑟 (Joseph Henri Marie Premare, 1666 ~ 1735) 等, 和从法国带来的 30 箱科学仪器 and 书籍来到中国, 此后法国的耶稣会士获得了康熙帝 (爱新觉罗玄烨, 1654 ~ 1722) 的丰厚待遇, 而且法国也陆续派出博学的耶稣会士来华。1697 年白晋再次返回法国, 回国王路易十四请增派 10 名传教士, 其中有雷孝思 (Jean-Baptiste Regis, 1663 ~ 1738)、巴多明 (Dominique Parrenin, 1665 ~ 1741) 等, 稍后汤执中 (Pierre Noël Le Cheron d' Incarville, 1706 ~ 1757)、宋君荣 (P. Antonius Goubil, 1722 ~ 1759)、孙璋 (P. Alexander de la Charme, 1728 ~ 1767)、钱德明 (P. Joan-Joseph Maria Amiot, 1750 ~ 1793) 等来到中国, 这些宗教界的学者传播了法国文化, 也翻译了一些中国书籍, 如白晋的《易经》翻译研究, 宋君荣、巴多明、汤执中、钱德明、殷弘绪 (François-Xavier D'Entrecolles, 1662 ~ 1741)、韩国英 (Pierre-Martial Cibot, 1727 ~ 1784) 等中国古典医学、天文学、植物学等的研究。1762 年, 法国颁布了解散耶稣会的命令, 1773 年, 罗马教廷宣布解散耶稣会 (The Society of Jesus)。

[5] 1814 年雷慕沙 (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 ~ 1832) 担任法兰西学院 (Collège de France) 第一任“汉文与鞑靼文、满文语言文学讲座”教授, 雷慕沙先后翻译了《玉娇梨》(Yu-kiauk li, ou Les deux cousines)、《中国短篇小说》、《中庸》[L'Invariable Milieu, Ouvrage moral de Tsèu - ssè, en Chinois et en Mandchou, avec une version littérale Latine, une traduction Française, et des notes]、《法显撰〈佛国记〉》(Relation des royaumes bouddhiques de Fahien)、满语本《太上感应篇》(Le livre des récompenses et des peines. Traduit du Chinois avec des éclaircissements), 写作了《论述中国语言和文学的论文》(Essai sur la langue et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s)、《鞑靼语研究》(Recherche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汉语及满语所记 - 铭文之解读》、《汉文文法纲要: 古文与官话纲要》、《关于老子的一生及其作品的报告》(Mémoires sur la vie et les ouvrages de Lao-tseu)。1822 年雷慕沙等发起亚细亚学会, 同时创刊《亚细亚学报》(Mélanges Asiatiques)。儒莲 (Stanislas Aignan Julien, 1797 ~ 1873) 是雷慕沙的学生, 兼任法兰西学院教授、现代东方语言学校 (L'E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de Paris) 教授、法兰西研究院 (Institut de France) 图书馆副馆长, 曾致力于中国古典的翻译工作, 先后翻译《孟子》、《三字经》、《千字文》、《复仇豹》、《孝顺的英雄主义》、《中国小说选》(Nouvelles Chinoises)、《董卓之死》、《金瓶梅的续集》、《玉娇梨》、《平山冷燕》、《白蛇传》、《灰闹记》、《赵氏孤儿记》、《西厢记》、《桑蚕辑要》、《老子道德经》、《太上感应篇》、《大慈恩寺三藏大法师传》、《大唐西域记》、《百句譬喻经》(Avāṇas, Avāṇas contes et apologues indiens)、《天工开物》、《突厥历史资料》、《亚洲地理与中国与印度哲学杂文汇编》(Mélanges de géographie asiatique et de philosophie sino-indienne) 等, 并著有《汉学指南》(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 fondée sur la position des mots)、《中国瓷器的制造及其历史》(Histoire et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 chinoise)。儒莲曾在巴黎会见到访的王韬。可以说, 雷慕沙、儒莲基本树立了法国汉学的方向。儒莲的学生德·圣德尼 (Marie Jean Léon D'Hervey de Saint-Denys, 1823 ~ 1892)、小毕欧 (Edouard Biot) 在汉学研究上卓有成就。同时起沙晚 (Edouard Chavannes, 1865 ~ 1918) 也是一个成就显著的汉学家。1920 年创立法国汉学研究所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汇集了众多优秀的法国汉学家, 如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 ~ 1945)、马伯乐 (Henri Maspero, 1883 ~ 1945)、葛兰言 (Marcel Granet, 1884 ~ 1940), 他们在中法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五四时期而来, 冯承钧翻译了一些法国汉学的专著, 如冯承钧译沙晚 (Edouard Chavannes)《中国之旅行家》(Voyageurs chinois)。

[6] 钱穆. 国学概论·前言. 商务印书馆, 1981年, 345~48页。

[7] La généalogie est la science, ou la pratique qui a pour objet la recherche de l'origine et de la filiation des personnes et des familles. On peut distinguer : la généalogie ascendante, qui s'intéresse aux ancêtres d'une personne, la généalogie descendante, qui s'intéresse aux descendants d'une personne, la généalogie ou lignée agnatique, qui s'intéresse uniquement à l'ascendance male d'une personne, celle qui transmet le patronyme, la lignée cognatique, généalogie d'une personne dont les ascendants ou descendants ne portent pas le même nom, en particulier parenté par les femmes, sans oublier la généalogie successorale, pratiquée par des professionnels à la demande de notaires en charge d'une succession vacante, un pourcentage sur la succession révélée étant ensuite demandé par le généalogiste aux ayant-droits retrouvés à la suite de ses recherches (jusqu'au sixième degré de parenté collatérale selon le calcul du Code civil). Cette dernière discipline ne sera pas évoquée dans ce chapitre.

[8] L'écologie est la science qui étudie les êtres vivants dans leur milieu et les interactions entre eux. Le terme écologie vient du grec oikos (maison, habitat) et logos (science) ; c'est la science de la maison, de l'habitat. Il fut inventé en 1866 par Ernst Haeckel, biologiste allemand pro-darwiniste. Dans son ouvrage Morphologie générale des organismes, il désignait par ce terme :

"La science des relations des organismes avec le monde environnant, c'est-à-dire, dans un sens large, la science des conditions d'existence." Le mot écologie est alors orthographié oecology en anglais comme dans le titre de l'ouvrage de Eugenius Warming, The Oecology of Plants.

Une définition généralement admise, particulièrement utilisée en écologie humaine, consiste à définir l'écologie comme étant le rapport triangulaire entre les individus d'une espèce, l'activité organisée de cette espèce et l'environnement de cette activité. L'environnement est à la fois le produit et la condition de cette activité, et donc de la survie de l'espèce.

Un écologue est un spécialiste de l'écologie. Le terme est souvent confondu avec la dénomination écologiste. Il est à noter que la différenciation entre les termes écologue et écologiste n'existe pas en langue anglaise.

Productivité des écosystèmes

Dans un écosystème, les liens qui unissent les espèces sont le plus souvent d'ordre alimentaire. On distingue trois catégories d'organismes : les producteurs (les végétaux chlorophylliens), qui consomment de la matière minérale et produisent de la matière organique ; ce sont des autotrophes ; les consommateurs (les animaux), qui peuvent être de premier ordre (phytophage), de deuxième ordre ou plus (les carnivores) et qui sont des hétérotrophes ; les décomposeurs (les bactéries, champignons) qui dégradent les matières organiques de toutes les catégories, et restituent au milieu les éléments minéraux. Ces relations forment des séquences, où chaque individu mange le précédent et est mangé par celui qui le suit, on parle de chaîne alimentaire (en théorie) ou de réseau alimentaire. Dans un réseau alimentaire, on observe que lorsque l'on passe d'une chaîne trophique à l'autre (maillon du réseau), le nombre d'êtres vivants diminue.

Ces notions ont aussi donné naissance au terme de biomasse (masse totale de matière vivante en un lieu donné), de productivité primaire (accroissement de la masse des végétaux pendant un temps donné) et de productivité secondaire (masse de matière vivante produite par les consommateurs et les décomposeurs en un temps donné).

Ces deux dernières informations sont essentielles, puisqu'elles permettent d'évaluer le nombre d'êtres vivants pouvant être supportés par un écosystème donné. En effet, l'observation d'un réseau alimentaire montre que toute l'énergie contenue au niveau des producteurs n'est pas totalement transférée au niveau des consommateurs. Ainsi, d'un point de vue énergétique, est-il plus intéressant pour l'homme de se comporter en consommateur primaire (de se nourrir de grains et de légumes) qu'en consommateur secondaire (de se nourrir de viande bovine), et plus encore qu'en consommateur tertiaire (en se nourrissant de carnivores).

La productivité des écosystèmes est parfois estimée en comparant trois ensembles terrestres et un ensemble continental :

l'ensemble forêt (1/3 de la surface émergée) représente une forte biomasse et une forte productivité. La production totale des forêts correspond à la moitié de la production primaire. les savanes, prairies et marais (1/3 de la surface émergée) représentent une faible biomasse, mais une bonne productivité. Ces écosystèmes représentent la majeure partie de ce qui "nourrit" l'espèce humaine. les écosystèmes terrestres extrêmes (déserts, toundra, prairies alpines, steppes) (1/3 de la surface émergée) ont une biomasse et une productivité très faibles. enfin, les écosystèmes marins et d'eau douce (3/4 de la surface totale) représentent une très faible biomasse (en dehors des zones côtières). Les actions humaines des derniers siècles ont porté à réduire notablement la surface forestière (déforestation) et à augmenter les agroécosystèmes (pratique de l'agriculture). Ces dernières décennies, une augmentation de la surface occupée par des écosystèmes extrêmes est observée (désertification).

[9] 1924年5月《创造周报》第五十二号

[10] 穆木天. 平凡集.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5年, 16页

[11] 施蛰存. 《沙上的足迹》.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年, 22页

目 录

说 明	1
前 言	1
第一章 现代文学的先驱者对法国文学的认识和引进	1
第一节 对法国文学/文化译介的先驱者	1
一 法语学习, 留法勤工俭学和《少年中国》团体	1
二 文学史上译介法国文学/文化的先驱者	4
第二节 晚清民初的小说与法国文学	13
一 法国科学小说的翻译与现代中国的创作	13
二 法国侦探小说的翻译与现代中国的创作	19
三 法国革命小说的翻译与创作	30
第三节 陈季同、林纾及其合作者、曾朴的法国文学翻译和创作	34
一 陈季同的翻译与创作	34
二 林纾的创作与林纾及其合作者的法国文学翻译	44
三 曾朴的法国文学翻译与创作	53
第二章 新文学运动及其后的法国文学译介综论	79
第一节 新文学运动及其后的法国文学翻译批评	79
一 新文学运动与法国文学	79
二 新文学运动之外的法国文学翻译与创作	85
三 1930~1937 年的法国文学翻译批评	92
四 民族战争及其后的法国文学翻译批评	103
第二节 法国文学翻译批评与现代期刊、出版社、文人团体	114
一 法国文学翻译批评与现代期刊、出版社	114
二 《现代》月刊与《现代》团体	124
三 法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文人	132
四 中国现代文人团体与法国文学	142